

周
劭

清明集



书趣文丛……③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明集/周劭著. —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6. 9
(书趣文丛; 第三辑)

ISBN 7-5382-4535-9

I. 清… II. 周… III. 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2823 号

清 明 集

周 劭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(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)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: 6.625 164 千字 插页: 2

印数: 10 001—16 000

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周北鹤 王越男

技术编辑: 华 德

装帧设计: 陶雪华

美术编辑: 谭成荫

特约校对: 王郁文 张家璋

责任校对: 马 慧

ISBN 7-5382-4535-9/C · 161

定价: 9.00 元

|《书趣文丛》第三辑序

过去说过，因为能不能以读书为趣，惹起了一些小小的波澜，于是产生了这套《书趣文丛》。现在，这套书编到了第三辑，作为编者，是不能不诚惶诚恐地感谢各位读者和出版家的厚爱了。

单说“书趣”，不免会有种种“别解”。“趣”之一词，现在时髦得紧；当然，越是时髦，越是会生歧义。究竟来说，“趣”毕竟是属于形式一类的东西，因何生“趣”，原因各异。可以说因书生趣，但书又何其多也。报刊上有句流行话：过去无书可读，现在有书不可读。那么，过去不能谈书趣，现在又何尝可谈书趣！当然，此话太绝对。现在之不可谈书趣，只是说不可笼统谈，而必须辨其趣之所由，如此而已！

由是，我们觉得何妨再编几套“书趣文丛”，让大家看看那些读书大家，由何得趣。这一来，似乎就得板起面孔写高头讲章，其实不然。在读书大家手中，思想和趣味是自然统一起来的。因为，凡认真读书的人，大多会同意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名言：

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；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。……

因而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。

不盲从，不趋时，不随俗，不成为一个机器人，一个情欲奴隶，而是认认真真地从书中汲取思想，并且以之为“趣”，以“趣”谈书——这是我们的标的。自然，时代各异，情况多歧，所谓“思想”，不可一概而论，不能以今日之模式，规范昔日之种种，此理易明，读者诸君，幸鉴谅焉！

脉望

一九九五年十一月

书趣文丛
第三辑

音尘集
书与回忆
清明集
苍洱之间
欧游三记

黄裳
周越然
周劭
罗常培
宋春舫等

瓜蒂庵文集
愉快的思
寻常的精致
书城黄昏即事
天鹅之歌

谢国桢
叶秀山
杨泓
董桥
郑异凡
孙机

清 明 集

目 录

小序 / 1

葑门集

序 / 5

论风度与人情 / 8

论真率 / 11

谈书院教育 / 15

袁子才与郑板桥之幽默 / 20

回首丙子六十年 / 26

《论语》三年 / 30

半小时访章记 / 33

章太炎先生轶事 / 39

葛理斯及其著作 / 43

《量采馆清课》 / 48

《浪迹丛谈》 / 52

读中郎偶识 / 54

烟与清代文人 / 62

谈鬼篇 / 64

一位校长 / 68

春服未成记 73

由苏至沪杂记／79
记写不出／84
陈保罗传／88
痰盂／91
理发／95
避暑闲话／100
苏台怀古——札徐诤／103
春天的虎丘道上／108
湖上杂事——札海戈／113
镇扬游踪／120
春来忆江南／128
并不艺术谈房间／134
关于鲁迅年谱／141

清明集

题记／151
明末南宋东晋的和战／153
明末士子的气节及与政治和妓女的关系／159
清初镇压士气的三大狱／168
清初贰臣的生涯／178
明末浙东的对外抗争／190
清初理学与民族革命的关系／201

小 序

编入本书的《葑门集》和《清明集》，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作品，有关两集的一切，均已在该书的序言中有所叙述，似乎可以不必再有写什么的必要。但主编者命令还是要写几句弁诸卷首，只好奉命执笔。

写一本书的序跋，中外都有，好像我们中国文人的兴趣特别高，自己写不够，还要请他人写，连篇累牍，喋喋不休，总是卖瓜的说瓜甜，互相吹捧，实在是浪费笔墨纸张。萧伯纳称之谓互洗他人的衣服，郑板桥则视这种吹捧为遭其荼毒。其实一本书的内容决定一切，谁买你的书是为了看序文。

我国文学宝库中不是没有写得精彩绝伦的序文，那便是《水浒传》中的《自序》，此序长不过千字，从“人生三十而未娶，不应更娶；四十而未仕，不应更仕；五十不应为家；六十不应出游”说起，说到朋友十多人，“毕来之日为少，非甚风雨，而尽不来之日亦少，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”，再说到朋友来时饮酒谈话。大致写到最后，才提到《水浒传》三

个字，却又对内容只字不涉，什么宋江、李逵等人物更无论矣。我看历来书中的序文，殆无过于施耐庵这一千字了。

为了要写序文而又无从着笔之时，忽然想几十年前读过的施先生杰作，想于此得些启发。架上虽有二部《水浒传》，却只有煌煌的近人大作，把施序删落得只字不存。不得已跑到书店，不同的板本倒有七八种，只是一律不收施序。后来总算在贯华堂所藏古本《水浒传》中找到。到底金圣叹的眼光不同凡响，不愧为卓绝的文评家。我自然没有施耐庵的才能，但写序文还只能奉他为圭臬。

以抗日战争为界，《葑门集》写于战前，《清明集》写于战后初期，距今都将一甲子，在我当然是“少作”。人殆无有不悔其“少作”者，再要拿出来献丑一番，实在是多余的事；但书是编入一部丛书中的，时代性质都相同，其目的在展示那一个时代的风貌，那也就并无不可。我少时也曾灾李祸枣，印过五六本作品，但经过浩劫，自己已是片纸无存，幸好后来海外盛行“盗版”，拙作幸蒙青睐，有好心朋友从冷摊看到寄给我所收这两本集子，我也只好于标点错字略予改正聊以充数了。

“少作”的幼稚和浅陋是不消说得的，文风是在那时的风气下着意摹仿，但自问还不是流入油滑和无聊。唐人张籍的《节妇吟》和朱庆余的《闺意上张水部》，“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”和“妆罢低声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”，其实都不是讲男女私情和闺房之乐的，这是美人香草的遗意，不过我是写得很笨拙而已。

书中有好几篇都是上述的用意，而在两集的原序上并未指出，只得在重印的机会中补充一下。是为序。

（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岁尽）

书趣文丛……③ 清明集

葑门集

序

夜深沉了，窗外一片漆黑，除了邻近工厂传来轧轧机声之外，什么声息也没有。仰视太空，遥望天涯：战争，残杀，黑暗，阴谋，充满整个的宇寰。世界如此之大，我是如此之渺小，心头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思潮的起伏，多少年的事一齐反复现在眼前，摸不着一些头绪。

几年来世事人事的变迁，实在太厉害了。想起四五年前的往事，便会像有隔世的感觉。失去了幸福，失去了欢乐；甚至于在颓废时，连希望也失去了。难道人们应该是被派定做悲剧的角色了吗？不是，坚决地反抗说不是；但谁又能决定是与不是呢？

环境的日非，把激奋的心境一天一天的压平下去，不但自己把口箝起，把笔搁下，而且自知其非地沉溺于逃避现实的方法中。心底里虽常想，有机会逃出这令人窒息的氛围，然而，苟安与惰性，终使人一住三两年而不自觉。每当深夜，辄思明时，真不胜冲霄展翮之情了。

环境的窒息，心绪的紊乱，常使我下笔不能成一字，每天只能机械般做一些工作。真的是搁笔了，我已是二年来不曾有旧时

把笔的豪兴，虽然还没有办法和笔杆绝缘。

但二年来却做了不少灾李祸枣的勾当，便是把旧作收拾拢来，印了出去。那些集子中，虽皆是零碎的短文，却都有相似的目标：有的是杂感，针对着现实；有的是史话，借古人以抨击当世。编印的时候，或有激奋蹈厉之气，或存悲歌苍凉之慨，这于序跋中至今还可看到那时的心境。但这一次却是最后一批的货色了，要是从此搁笔，此后大概不会再有什么集子可结；或许竟是和文字生涯绝缘，所以也特别珍重些。不幸的是写作那些文字时和编印时的心境恰恰相反，使我不能加意增奂添妆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这里所收的文字，十分之九是我的“少作”中之最初作品，幼稚是不可避免的。“少作”虽常被人们所不珍惜，但我却不觉其然。当然，我所珍惜的不是那幼稚的文字，老实说，是为了写作时的环境和心境。这个，与读者们是不相干的，只是作者个人的权利，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甚至于一篇文字在什么地方写成，日间或者夜里，灯光下或是烛影下，刊在什么杂志上，编辑先生的来信怎样，都一一浮起在心头，自有一种如嚼谏果的滋味。所以我不辞丑陋，居然在纸贵如金的今日，把它们献呈出来，实也是老嫗爱护少子的一种私情罢了。

这些文字，写的时候大都是在苏州葑门的一角，一间简朴的房间中，窗外绿草如茵，临窗一枝杨柳，常有不知名的小鸟鸣跃枝头。我除了每天简单工作外，总是伏在案头，写那些“少作”。很少有朋友过从，有时焚起一炷清香，用名烟和清茗作伴。这种恬静淡泊的生涯，在当时似乎很简陋，但今日看来，已成隔世，好像是想像中的仙境了；不知何日，重睹明时，才能回复这种恬静淡泊的生涯？

为了那时住近葑门的缘故，我便把这两字做我的集名，深意是没有的，只是纪念那时候的环境和心境罢了；至多也不过有一

些“不弃葑菲”的意思。至于文字的性质，那是我杂文集中杂得无以再杂的。板起面孔，咧开嘴巴，无所不备；总之，是抓不出一些共同点的。更有，里面所发的一些不满现状的牢骚，现在看来，也成过去的陈迹，不值一晒的了。

至于这本书的出版，我谨谢庸林书屋的主人庸和林两位老友的盛意，使本书有在他们书屋作处女出品的荣遇。更谢谢郑午昌、吴铁声两先生，使这本小书的封面增色不少。

（民国三十年五月四日于上海）

论风度与人情

我厌看当代报章杂志，而思古人，我非思古人之峨冠博带，而思古人有一种好风度，这风度养成他们做人有蛮气，有傲骨，敢说敢行，主张信义；这是大国之风，泱泱乎决非立国几百年的国民所有，近人具有此种风度者，如辜鸿铭，如康有为，如章太炎，如罗文干，他们的顽固狂放，一种傲然之气，都有他们自我的见解，绝不依傍他人门户，所以时代仍管没落，他们决不跟时代而沉浮。然而时至今日，辜、康已成异物，章、罗老去，要再找几个有风度的，实觉不易。我看今人的风度大概是这样：讲空论，少实践，无蛮气，富媚骨，东家给钱可以对付西家，西家给钱便可对付东家，作事可以无中生有，也可推波助澜，发财登龙心切，则卖野人头，互相标榜，或拉作招牌，叫嚣胡闹，于是大国之风尽失。所谓亡国之音者，我想决不是清谈，清谈焉能误国？若夫叫嚣胡闹，斯乃真正亡国之音。

且夫我所思之古人风度，决不是峨冠博带行动迂缓的风度，也决不是如鱼翅，如阳痿症的风度；我说的风度是包含中国固有好道德，如忠直、廉洁、仁义，与朋友交以信、做人讲气节、交

绝不出恶声等等，这都是大国之风，我国之所固有，近世唯英人差可比拟。怎奈近来这些风度不知哪里去了，所剩下的只是些叫嚣胡闹之风，真令人发思古之幽情。譬如交绝不恶声，这是中国最好风度，英、法人等万万及不来，然而今日却大不然，也许是受了村妇骂街的影响吧！出来开头“呸！”的一声：“侬耐娘个×！”接下去不问可知，此种口吻如见，岂不被“中国文化的儿子——日本”（古直语）笑煞。

在全国高呼复古声中，我虽不大赞成那个，可是在这个时候，提出大家注意风度，也不好算多事；倘说连提倡风度也是复古，那我有法子闭住他的嘴，原来大家崇拜的英国人民是极讲究风度的，今日我思古人之风度有罪，思英人之风度便会受人重视，在这等处便难免卖野人头。记得论语社某君在伦敦时，在地下火车抽烟，卖票者附耳轻轻告之曰：“这里不好吸烟，那边有吸烟室。”某君为之心折不已，以为贩夫走卒，也有大国风度。我尝于严寒趁电车，自静安寺起，车厢只一人，时朔风吹骨，而沿站上车者，皆开门自若而进，若毫不畏风者，每次关门皆由我代劳。车至卡德路时，一英人推门而入，转身将门关好，然后方就坐，那时我亦为之心折不已，此真大国之风，决不是蕞尔小国所有，我国昔有之，而今失之，令人酸鼻。

风度之养成，首先由于教育之培养，一个人书读得多，便有一种书卷气，便是谈吐也有一种优游的风度，不过近来中国的教育实在破产到不成样子，一般人为大学教授或中学教师者，其本身先没有风度，例如提倡读经者，其文言之不通，犹甚于普通学生；打倒读经者，自己却终日埋在古书堆里，这种人身为大学教授或中学教师，自己言不能顾行，行不能顾言，要学生因听其教导，而养成一种良好的风度，真是难于上青天，故年来叫嚣胡闹风气之养成，这班教育家首应负其咎。

我思古人，我思古人三千年前便有一种良好风度的养成，如

一部《论语》，记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优游雍容有风度的人物！今人万万及不到。今人的风度是卖票争先，遇事落后，争利奋勇，见敌向后走，呜呼！似这般做法，其有不沦为印度、朝鲜者几希！

但是，风度也不是要养成如琉璃蛋一般的人物，所以做人不独要有风度，并且还要近人情，世上唯有不近人情的人最可怕，这且不必去论他。且说人情是一种人生的经验，要从做人中体会得来，决不是教授在讲台上所能指点，且教授所教的，大半都是不近人情的东西，故一个大学毕业生的用处，远不及一个商店的学徒，其原因是大学生不近人情，而学徒近人情也。大学生高喊失业，却不可怪社会，应当怪自己和教授，为什么不近人情？

世间可读的文章，决非胡闹叫嚣所能得来，都应入情入理，令人能点头会心，才是好文章。近人情者，其人必真率，必坦荡荡；不近人情者，其人必虚伪，必长戚戚。北宋人多非难王安石，别的我都不敢赞同，唯有骂其为不近人情，乃是实在。

在乌烟瘴气的今日，虽然我不是提倡复古，不过劝大家近人情和讲究些风度，也不好算多事，大家静一些儿，多读些书，这样用功下去，或许用功些甚么出来也未可知。这个，总要比大家叫嚣胡闹有益得多！

倘使有一天，连人情也不许说，风度也无须讲，那么唯有披发入山，我行吾素可也。